

聊斋志异

(下)

【清】蒲松龄 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【古版画珍藏本】

茫茫六道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。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。嗟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阑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？

◎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【古版画珍藏本】

茫茫六道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
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；
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。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。嗟
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阑自热。知
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？



ISBN 978-7-80240-154-9



9 787802 401549

06>



定价：90.00元（上、中、下）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【古版画珍藏本】

聊斋志异

(下)

〔清〕蒲松龄 著



◎ 大众文艺出版社

卷 九

邵临淄

临淄某翁之女，太学李生妻也。未嫁时，有术士推其造，决其必受官刑。翁怒之，既而笑曰：“妄言一至于此！无论世家女必不至公庭，岂一监生不能庇一妇乎？”既嫁，悍甚，指骂夫婿以为常。李不堪其虐，忿鸣于官。邑宰邵公准其词，签役立勾。翁闻之，大骇，率子弟登堂，哀求寢息。弗许。李亦自悔，求罢。公怒曰：“公门内岂作辍尽由尔耶？必拘审！”既到，略诘一二言，便曰：“真悍妇！”杖责三十，臀肉尽脱。

异史氏曰：“公岂有伤心于闺闼耶？何怒之暴也！”然邑有贤宰，里无悍妇矣。志之，以补‘循吏传’之所不及者。”

【译文】

临淄县一个老头儿的女儿，是国子监学生李生的妻子。没有出嫁的时候，有个算命先生给她推算生辰八字，断定她肯定要在公堂上受刑。老头儿一听就恼了，转而一想，又笑着说：“胡说八道竟然到了这种程度！不要说官宦人家的女儿不会到公堂上去，难道一个监生还不能保护自己的老婆吗？”

她出嫁以后，很刁，指着鼻子骂丈夫，那是家常便饭。李生受不了她的狂暴，气忿地到县官那里告状。县官邵公准了他的状子，发了签票，立刻打发衙役前去拘捕。老头儿听到消息，大吃一惊，率领儿子和侄子上了大堂，恳求县官免于追究。县官不准许。李生自己也后悔了，请求撤诉。县官怒冲冲地说：“公门以内，告也是你，罢也是你，难道全部由你吗？一定要拘捕审判！”把媳妇带上大堂，略微审问一两句，便说：“真是一个刁妇！”打了三十棍子，屁股上的肌肉都打飞了。

异史氏说：“邵公难道也受过老婆气，心里有过创伤吗？怎能气得那



样暴跳呢！但是县里有个贤德的县官，乡里就没有刁妇了。把它写下来，以补充‘循吏传’上没有提到的官员。”

于去恶

北平陶圣俞，名下士。顺治间，赴乡试，寓居郊郭。偶出户，见一人负笈偃偻，似卜居未就者。略诘之，遂释负于道，相与倾语，言论有名士风。陶大说之，请与同居。客喜，携囊入，遂同栖止。客自言：“顺天人，姓于，字去恶。”以陶差长，兄之。于性不喜游瞩，常独坐一室，而案头无书卷。陶不与谈，则默卧而已。陶疑之，搜其囊篋，则笔研之外，更无长物。怪而问之。笑曰：“吾辈读书，岂临渴始掘井耶？”一日，就陶借书去，闭户抄甚疾，终日五十余纸，亦不见其折迭成卷。窃窥之，则每一稿脱，则烧灰吞之。愈益怪焉。诘其故，曰：“我以此代读耳。”便诵所抄书，顷刻数篇，一字无讹。陶悦，欲传其术；于以为不可。陶疑其吝，词涉诘让。于曰：“兄诚不谅我之深矣。欲不言，则此心无以自剖；骤言之，又恐惊为异怪。奈何？”陶固谓：“不妨。”于曰：“我非人，实鬼耳。今冥中以科目授官，七月十四日奉诏考帘官。十五日士子入闱，月尽榜放矣。”陶问：“考帘官为何？”曰：“此上帝慎重之意，无论乌吏黠官，皆考之。能文者以内帘用，不通者不得与焉。盖阴之有诸神，犹阳之有守、令也。得志诸公，目不睹坟、典，不过少年持敲门砖，猎取功名，门既开，则弃去，再司簿书十数年，即文学士，胸中尚有字耶！阳世所以陋劣幸进，而英雄失志者，惟少此一考耳。”陶深然之，由是益加敬畏。一日，自外来，有忧色，叹曰：“仆生而贫贱，自谓死后可免；不谓遽遭先生相从地下。”陶请其故。曰：“文昌奉命都罗国封王，帘官之考遂罢。数十年游神耗鬼，杂入衡文，吾辈宁有望耶？”陶问：“此辈皆谁何人？”曰：“即言之，君亦不识。略举一二人，大概可知：乐正师旷、司库和峤是也。仆自念命不可凭，文不可恃，不如休耳。”言已怏怏，遂将治任。陶挽而慰之，乃止。至中元之夕，谓陶曰：“我将入闱。烦于昧爽时，持香炷于东野，三呼去恶，我便至。”乃出门去。陶沽酒烹鲜以待之。东方既白，敬如所嘱。无何，于偕一少年来。问其姓字。于曰：“此方子晋，是我良友。适于场中相邂逅。闻兄盛名，深欲拜识。”同至寓，秉烛为礼。少年亭亭似玉，意度谦婉。陶甚爱之。便问：“子晋佳作，当大快意？”于曰：“言之可笑！闱中七则，作过半矣；细审主司姓名，裹具径出。奇人也！”陶扇炉进酒，因问：“闱中何题？去恶魁解否？”于曰：“书艺、经论各一，夫人而能之。策问：‘自古邪僻固多，而世风至今日，奸情丑态，愈不可名，不惟十八狱所不得尽，抑非十八狱所能容。是果何术而可？或谓宜量加一二狱，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。其宜增与、否与，或别有道以清其源，尔多士其悉言勿隐。’弟策虽不佳，颇为痛快。表：‘拟天魔殄灭，赐群臣龙马天衣有差。’次则‘瑶台应制诗’、‘西池桃花赋’。此三种，自谓场中无两矣！”言已鼓掌。方笑曰：“此时快心，放兄独步矣；数辰后，不痛哭始为男子也。”天明，方欲辞去。陶留与同寓，方不可，但期暮至。三日，竟不复来。陶使于往寻之。于曰：“无须。子晋拳拳，非无意者。”日既西，方果来。出一卷授陶，曰：“三日失约，敬录旧艺百余作，求一品题。”陶捧读大喜，一句一赞，略尽一二首，遂藏诸笥。谈至更深，方遂留，与于共榻寝。自此为常；方无夕不至，陶亦无方不欢也。一夕，仓皇而入，向陶曰：“地榜已揭，于五兄落第矣！”于方卧，闻言惊起，泫然流涕。二人极意慰藉，涕始止。然相对默默，殊不可堪。方曰：“适闻大巡环张桓侯将至，恐失志者之

造言也；不然，文场尚有翻覆’。”于闻之，色喜。陶询其故，曰：“桓侯翼德，三十年一巡阴曹，三十五年一巡阳世，两间之不平，待此老而一消也。”乃起，拉方俱去。两夜始返，方喜谓陶曰：“君不贺五兄耶？桓侯前夕至，裂碎地榜，榜上名字，止存三之一。遍阅遗卷，得五兄甚喜，荐作交南巡海使，旦晚舆马可到。”陶大喜，置酒称贺。酒数行，于问陶曰：“君家有闲舍否？”问：“将何为？”曰：“子晋孤无乡土，又不忍忽然于兄。弟意欲假馆相依。”陶喜曰：“如此，为幸多矣。即无多屋宇，同榻何碍。但有严君，须先关自。”于曰：“审知尊大人慈厚可依。兄场闹有日，子晋如不能待，先归何如？”陶留伴逆旅，以待同归。次日，方暮，有车马至门，接于莅任。于起握手曰：“从此别矣。一言欲告，又恐阻锐进之志。”问：“何言？”曰：“君命淹蹇，生非其时。此科之分十之一；后科桓侯临世，公道初彰，十之三；三科始可望也。”陶闻，欲中止。于曰：“不然，此皆天数。即明知不可，而注定之艰苦，亦要历尽耳。”又顾方曰：“勿淹滞，今朝年、月、日、时皆良，即以舆盖送君归。仆驰马而去。”方忻然拜别。陶中心迷乱，不知所嘱，但挥涕送之。见舆马分途，顷刻都散。始悔子晋北旋，未致一字，而已无及矣。三场毕，不甚满志，奔波而归。入门问子晋，家中并无知者。因为父述之。父喜曰：“若然，则客至久矣。”先是陶翁昼卧，梦舆盖止于其门，一美少年自车中出，叠堂展拜。讶问所来。答云：“大哥许假一舍，以入闾不得偕来。我先至矣。”言已，请入拜母。翁方谦却，适家媪入曰：“夫人产公子矣。”恍然而醒，大奇之。是日陶言，适与梦符，乃知儿即子晋后身也。父子各喜，名之小晋。儿初生，善夜啼，母苦之。陶曰：“倘是子晋，我见之，啼当止。”俗忌客忤，故不令陶见。母患啼不可耐，乃呼陶入。陶鸣之曰：“子晋勿尔！我来矣！”儿啼正急，闻声辄止。停睇不瞬，如审顾状。陶摩顶而去。自是竟不复啼。数月后，陶不敢见之；一见，则折腰索抱，走去，则啼不可止。陶亦狎爱之。四岁离母，辄就兄眠；兄他出，则假寐以俟其归。兄于枕上教毛诗，诵声呢喃，夜尽四十余行。以子晋遗文授之，欣然乐读，过口成诵；试之他文，不能也。八九岁，眉目朗彻，宛然一子晋矣。陶两人闾，皆不第。丁酉，文场事发，帘官多遭诛遣，贡举之途一肃，乃张巡环力也。陶下科中副车，寻贡。遂灰志前途，隐居教弟。尝语人曰：“吾有此乐，翰苑不易也。”

异吏氏曰：“余每至张夫子庙堂，瞻其须眉，凜凜有生气。又其生平暗哑如霹雳声，矛马所至，无不大快，出人意表。世以将军好武，遂置与绛、灌伍；宁知文昌事繁，须侯固多哉！呜呼！三十五年，来何暮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北平有个陶圣俞，是个出名的才能低下的秀才。顺治年间，参加乡试，住在北京的城郊。一天，偶然出门，看见一个人，背着书箱子来去徘徊，好像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没有选定的样子。陶圣俞略微问他几句话，他就把书箱子放在道上，互相倾谈，说话很有名士的风度。陶圣俞很高兴，请他和自己往在一起。客人一听就高兴了，带着书箱子进了屋里，就在一起同吃同住。客人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顺天人，姓于，名叫去恶。”因为陶圣俞比他大几岁，他就把陶圣俞认做哥哥。

于去恶的性格，不喜欢出外游览，经常一个人坐在屋里，但是桌面上却没有书本。陶圣俞不和他聊天，他就默默地躺着而已。陶圣俞对他很疑惑，搜查他的口袋和书箱子，除了笔墨砚台之外，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。陶圣俞奇怪地问他为什么没有一本书，他笑笑说：“我们读书，怎能到了干渴的时候才掘井呢？”一天，他向陶圣俞借去一部书，关起房门，抄得很快，一天到晚抄了五十多张纸，也没见他折叠



起来钉成本本。陶圣俞偷偷扒窗往里一看，只见他每当抄完一篇稿子的时候，就用火烧成灰烬，吞进肚子里。

陶圣俞越发感到奇怪，问他为什么烧成灰烬吞下去，他说：“我用这个办法代替读书。说完就背诵抄写的文章，顷刻之间背了好几篇，一个字也没错。陶圣俞很高兴，要求传授这个读书的方法；他说不能传授。陶圣俞怀疑他吝啬，话里带着谴责的口气。他说：“哥哥实在不能谅解我了。我本想不对你说明，我的这颗心却又没有办法掏出来给你看；突然对你说明，又怕你大吃一惊，认为我是一个妖怪。怎么办呢？”陶圣俞固执地说：“没有什么妨害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是活人，是一个鬼物。现在阴间分科选拔官吏，授给官职，七月十四日奉上帝的命令考核考试官，十五日秀才进入考场，月底就放榜了。”陶圣俞问他：“为什么要考核考试官呢？”他说：“这是上帝慎重的意思，不论是鸟吏

还是鳖官，都得考一考。有文才的就担任考试官，狗屁不通的不得参与考试。因为阴间有许多神仙，就像阳间有太守和县官的样子。那些得志的人，眼睛不看‘三坟、五典’，虽然读过一点书，不过是青年时代拿它当做敲门砖，猎取功名。敲开大门以后，就扔掉了书本；再管理十几年文书帐簿，就成了饱学之士，夸耀胸中很有文字水平了！阳间所以有些低劣的人能够侥幸考中举人和进士，英雄反而失志，就是因为缺乏对考试官的考试。”陶圣俞认为说得很对，所以对他更加敬重，也更加畏服。

一天，于去恶从外面回来，脸上有忧郁的神色，长吁短叹地说：“我活着的时候，贫穷而又低贱，自己认为死后就能免除了；没想到死后也免不了坎坷。”陶圣俞问他为什么说出这样一些话，他说：“文昌帝君奉玉皇大帝的命令，到都罗国封王去了，对考试官的考试也就作罢。今后的几十年，考试官都是游荡的神仙，零落的鬼魂，还把科举以外的文体掺进来衡量文章的好坏，我们这些人哪能还有希望呢？”陶圣俞问他：“这些考试官都是什么人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说出来，你也不认识。略举一两个人，大概就可想而知了：一个是春秋时代晋国善于弹奏七弦琴的师旷，是个瞎子；一个是西晋时代的中书令，名叫和峤，是个钱癖。我想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可凭借的，文章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，不如到此为止吧。”说完，心中郁郁不乐，就要收拾行李往回走。陶圣俞拉住他，安慰他，他才留下了。

到了七月十五的晚上，他对陶圣俞说：“我将要入场考试去了。请你在明天黎明的时候，拿着一炷香，到东郊野外，招呼三声于去恶，我就来了。”说完就跨出房门走了。陶圣俞买了酒，煮了鱼等待着。东方发白以后，很恭敬地拿着一炷香，到东郊野外去喊了三声于去恶。不一会儿，他和一位年轻人一起来了。陶圣俞询问年轻

人的姓名，于去恶说：“此人叫方子晋，是我的好朋友，刚才在考场里不约而同。他听到哥哥的盛名，很想拜访你，和你认识认识。”三个人一同回到住所，点上灯烛，互相以礼相见。年轻人亭亭玉立，态度谦恭而又柔顺，陶圣俞很喜爱他。便问：“子晋的文章一定写得很好，这次考试应该满意吧？”于去恶说：“说起这个人，也真可笑！考场里的七道题，他已经写过一半了；仔细一问，知道主考官的姓名以后，包起文房四宝，径直出了考场。真是一位奇人。”

陶圣俞扇旺了炉火，把酒烫热，献给两位客人，乘机问道：“考场里都是什么题目？去恶能不能考中头名解元呢？”于去恶说：“从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上各出一道题，写了两篇八股文，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对‘策问’的回答是：‘自古以来，邪僻的事情本来很多，但是世风到了今天，奸邪之情，丑恶之态，越来越不像样，不仅十八层地狱收不尽这些家伙，也许不是十八层地狱所能收容的。这用什么办法才好呢？有人说，应该衡量需要，增加一两个地狱，却又极大地失去了上帝爱护生灵的慈心。应该增加，还是不该增加，或者还有别的正本清源的办法，你们这么多的读书人，应该畅所欲言，不要隐讳自己的观点。’小弟对‘策问’的回答虽然不算好，但是写得比较痛快。”表奏是这样写的：“打算在天魔灭绝以后，有区别地赐给群臣骏马和天衣。”其次写了一首‘瑶台应制诗’，一篇‘西池桃花赋’。这三种文章，我自己认为考场里没有第二个人了。”说完就鼓掌大笑。

方子晋笑着说：“这时候你称心如意，仿佛超群出众了；几天以后，你不痛哭流涕，才是一个男子汉呢。”天亮以后，方子晋想要告辞回去。陶圣俞挽留他，要和他住在一起，方子晋不同意，只好期待他晚上再来。过了三天，方子晋竟然没有再来。陶圣俞叫于去恶去找他。于去恶说：“不需要。子晋为人很诚恳，不是一个没心的人。”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方子晋果然来了。拿出一本书，交给陶圣俞说：“我失约三天没来，很认真地抄录从前写的八股文一百多篇，请你品评。”陶圣俞捧在手里一读，高兴极了，真是一句一赞美，大略地读完一两篇，就藏进了箱子。三个人谈到夜静更深，方子晋便留下来，和于去恶睡在一个床上。从此就习以为常。方子晋没有一天晚上不来的，陶圣俞也是见不到方子晋，心里就不畅快。

一天晚上，方子晋急急忙忙地跑进来，对陶圣俞说：“地榜已经揭晓，于五哥落第了！”于去恶正在床上躺着，一听这话，很惊讶地爬起来，落下了伤心的眼泪。两个人用尽心思安慰他，他才止住了眼泪。但是默默相对，实在忍受不了。方子晋说：“我刚才听说巡环大使桓侯张飞快要来了，恐怕是不得志的人编造的谣言；不然的话，桓侯真若来了，文场上还会有变化的。”于去恶一听，喜形于色。陶圣俞问他高兴的原因，他说：“桓侯张翼德，三十年到阴曹地府巡视一次，三十五年到阳间巡视一次，阴间阳间不平的事情，等这位老人一到就消除了。”说完就站起来，拉着方子晋一起走了。

过了两夜才返回来，方子晋高兴地对陶圣俞说：“你不向五哥庆贺吗？桓侯前天晚上来了，把地榜撕得粉碎，榜上的名字，只留下三分之一。桓侯看遍了扔掉的卷子，看完五哥的卷子很高兴，推荐五哥作了支南的巡海使，接他上任的车马早晚就要到了。”陶圣俞非常高兴，置办酒菜，为他庆贺。敬过几遍酒，于去恶询问陶圣俞：“你家里有空闲的房子吗？”陶圣俞问他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子晋孤苦伶仃，无家可归，当哥哥的又不忍心袖手旁观。我想借一间房子，叫他住在你家，互相有个依靠。”陶圣俞高兴地说：“若是这样，我是太有幸了。即使没有更多的房子，睡在一个床上也没有什么妨碍。只是家里有父亲，需要先回去禀告一声。”于去恶

说：“我已经了解清楚了，您父亲慈祥厚道，是可以依靠的。哥哥参加乡试已经有日子了，子晋如果不能等待，先回去怎么样？”陶圣俞挽留子晋住在旅店里作伴，等乡试以后一起回去。

第二天，天色刚晚，就有车马来到了门前，迎接于去恶前去上任。于去恶站起来，握着陶圣俞的手说：“我们从此永别了。有一句话想要告诉你，又怕阻止你奋勇前进的意志。”陶圣俞问他：“你要说句什么话呢？”他说：“你命中注定困顿，生的不是时候。这一科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；下一科桓侯检查阳间的考场，公道刚能表现出来，有十分之三的希望；等到第三科，才有考中的希望。”陶圣俞听到这话，就想半路停止，不考了。于去恶说：“你想得不对，这都是命里注定的。即使明明知道考不上，但是命里注定的千辛万苦，也要一次一次地经历完了才行。”又瞅着方子晋说：“你不要在此停留了，今年今月今天和现在这个时辰都很好，就用我的轿子把你送回去。我自己骑马去上任。”大家才很高兴地拜别。陶圣俞心里很迷乱，不知嘱咐什么才好，只是擦着眼泪出去送别。看见轿马分道而行，顷刻都散了，这才后悔子晋北上归家，一个字也没给父母捎去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
三场考完以后，陶圣俞考得很不满意。一路奔波回到家里，进门就问方子晋来了没有，家里没有知道这个人的。因而就对父亲讲了子晋的情况，父亲高兴地说：“若是这个样子，那么客人到此已经很久了。”前几天，陶圣俞的父亲睡午觉，梦见一台打着伞盖的轿子停在门前，从轿子里出来一位很漂亮的年轻人，登堂就向父亲大礼参拜。父亲惊讶地问他从哪里来的，他回答说：“大哥答应借给我一间房子，因为大哥进了考场，不能和我一起回来，我就先来了。”说完，请求进到后堂拜见母亲。父亲正在谦让谢绝的时候，恰好有个仆妇进来报告说：“夫人生了一位公子。”父亲忽然醒过来，感到很惊奇。这天陶圣俞说的方子晋，恰好和梦里的情况相符，才知道儿子就是子晋的后身。父子二人都很高兴，就给他起名叫做小晋。

小晋刚一生下来的时候，好在晚上啼哭，母亲很苦恼。陶圣俞说：“如果是子晋托生的，我去见了他，就该停止哭叫。”民间的俗气，禁忌外人进产房，所以不让陶圣俞进去看弟弟。母亲忧虑孩子哭得无法忍耐，就招呼陶圣俞进去看看。陶圣俞哄着孩子说：“子晋，不要这个样子！我回来了！”小晋哭得正急，听到了声音，哭声马上就停止了，眼珠儿专注地看着他，一眨不眨，好像在仔仔细细地察看着。陶圣俞摸摸他的头顶就走了。从此以后，竟然再也不哭了。几个月以后，陶圣俞不敢看见他：一旦看见了，他就要求哥哥弯腰抱抱他；哥哥走开不理他，他就哭起来没完。陶圣俞也很喜爱他。他四岁离开母亲，就跟着哥哥睡觉；哥哥外出的时候，他就和衣而卧，等哥哥回来。哥哥躺在枕头上教他读毛诗，他背诵的声音呢呢喃喃的，每天晚上都读完四十多行，把子晋遗留的文章交给他，他很高兴地乐于诵读，过口就能背下来；用别的文章试他，他就不能过口成诵了。八九岁的时候，眉清目朗，宛然是个子晋了。

后来，陶圣俞参加两次乡试，都没有考中。丁酉那一年，考场上的营私舞弊被揭露了，考官多数受了杀头的惩罚，科举的道路被整顿一次，都是桓侯张飞的力量。下一科，陶圣俞名列副榜，很快就做了贡生。从此便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，在家里隐居，教弟弟读书。他曾经对人说：“我有这样的快乐，给个翰林也是不换的。”

异史氏说：“我每次到张飞庙的时候，看他浓眉环眼，燕颔虎须，威风凛凛，很有生气。又加上他生前的励声断喝，声如霹雳，手持丈八蛇矛，马到之处，无不人心大快，出人意想之外。世代相传，认为将军好武，就放到周勃、灌婴一起；哪里

知道，文昌帝君事务繁忙，需要桓侯的地方正经很多呢！唉！三十五年来一次阳间，为什么来得那么晚呢！”

狂生

刘学师言：“济宁有狂生某，善饮；家无儋石，而得钱辄沽，殊不以穷厄为意。值新刺史莅任，善饮无对。闻生名，招与饮而悦之，时共谈宴。生恃其狎，凡有小讼求直者，辄受薄贿，为之缓颊；刺史每可其请。生习为常，刺史心厌之。一日早衙，持刺登堂。刺史览之微笑。生厉声曰：‘公如所请，可之；不如所请，否之。何笑也！闻之：士可杀而不可辱。他固不能相报，岂一笑不能报耶？’言已，大笑，声震堂壁。刺史怒曰：‘何敢无礼！宁不闻灭门令尹耶！’生掉臂竟下，大声曰：‘生员无门之可灭！’刺史益怒，执之。访其家居，则并无田宅，惟携妻在城堞上住。刺史闻而释之，但逐不令居城垣。朋友怜其狂，为买数尺地，购斗室焉。入而居之，叹曰：‘今而后畏令尹矣！’”

异史氏曰：“士君子奉法守礼，不敢劫人于市，南面者奈我何哉！然仇之犹得而加者，徒以有门在耳；夫至无门可灭，则怒者更无以加之矣。噫嘻！此所谓‘贫贱骄人’者耶！独是君子虽贫，不轻干人，乃以口腹之累，喋喋公堂，品斯下矣。虽然，其狂不可及。”

【译文】

刘学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“济宁有个狂妄的书生，喜好喝酒；家里没有多少粮食，得到一点钱就买酒喝，对家里的贫困，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恰好新派来的州官刚到任，也善于饮酒，却没有对手。听到狂生的名字以后，请来和他一起喝酒，喝得很高兴，时常在一起饮酒谈天。狂生依仗州官和他的亲热关系，凡有小来小去的官司，请他帮忙的，他就接受一点贿赂，在州官面前给人说情；州官时常答应他的请求。习以为常了，州官心里对他很讨厌。

一天，州官放早衙，他拿着名帖上了大堂。州官看看名帖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一笑。他厉声说：“大人如果答应我的请求，就点点头；不答应我的请求，就摇摇头。笑什么呢！你没听说吗：士可杀而不可辱。求情的固然不能登堂报恩，难道不能报答你的一笑吗？”说完，哈哈大笑，笑声震得大堂上的墙壁嗡嗡响。

州官一听就火儿了，怒冲冲地说：“你怎敢无礼！难道没听说州官



有权加你一个灭门之罪吗？”他一甩袖子下了大堂，大吵大嚷地说：“秀才我是无门可灭的！”州官更火儿了，把他抓了起来。派人查访他的家園住处，他没有田产，也没有房子，只是携带妻子住在城头的女墙上。州官一听就把他放了，只是下了逐客令，不让他住在城墙上。朋友喜爱他的狂妄，给他买了一块几尺见方的地皮，又买了一间小房子。他搬进去住下，叹口气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害怕当官的了！”

异史氏说：“士林中的君子，奉法守礼，不敢在市上劫人，当官的拿我有什么办法呢！但是仇视的人还是给他加个灭门之罪，只是因为有个门而已；到了无门可灭的时候，暴怒的人也就再也无法加罪了。唉！这就是俗语所说的‘贫贱骄人’哪！但是君子虽然贫寒，也是不轻易向人求取的，他竟然为了吃吃喝喝，在公堂上喋喋不休，这种品德是下贱的。虽然这个样子，他的狂妄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”

澄 俗

澄人多化物类，出院求食。有客寓旅邸时，见群鼠入米盎，驱之即遁。客伺其人，骤覆之，瓢水灌注其中，顷之尽毙。主人全家暴卒，惟一子在。讼官，官原而有之。

【译文】

云南澄江人，经常变成别的动物，走出院子，寻找食物。有个外来的客人，住在旅店里的时侯，看见一群老鼠进了米缸，一赶就跑了。客人守候一会儿，等老鼠又进了米缸，突然盖上缸盖，用瓢舀水往里灌注，顷刻之间。全部淹死了。旅店主人全家突然都死了，只剩了一个儿子。儿子到官府告了客人，官府查清了原因，赦免客人无罪。

凤 仙

刘赤水，平乐人，少颖秀。十五入郡庠。父母早亡，遂以游荡自废。家不中资，而性好修饰，衾褥皆精美。一夕，被人招饮，忘灭烛而去。酒数行，始忆之，急返。闻室中小语，伏窥之，见少年拥丽者眠榻上。宅临贵家废第，恒多怪异，心知其狐，亦不恐。入而叱曰：“卧榻岂容鼾睡！”二人遑遽，抱衣赤身遁去。遗紫纨裤一，带上系针囊。大悦，恐其窃去，藏衾中而抱之。俄一蓬头婢自门罅入，向刘索取。刘笑要偿。婢请遗以酒，不应；赠以金。又不应。婢笑而去。旋返曰：“大姑言：如赐还，当以佳偶为报。”刘问：“伊谁？”曰：“吾家皮姓，大姑小字八仙，共卧者胡郎也；二姑水仙，适富川丁官人；三姑凤仙，较两姑尤美，自无不当意者。”刘恐失信，请坐待好音。婢去复返曰：“大姑寄语官人：好事岂能猝合？适与之言，反遭诟厉；但缓时日以待之，吾家非轻诺寡信者。”刘付之。过数日，渺无信息。薄暮，自外归，闭门甫坐，忽双扉自启，两人以被承女郎，手捉四角而入，曰：“送新人至矣！”笑置榻上而去。近视之，酣睡未醒，酒气犹芳，赧颜醉态，倾绝人寰。喜极，为之捉足解袜，抱体缓裳。而女已微醒，开目见刘，四肢不能自主，但恨曰：“八仙淫婢卖我矣！”刘狎抱之。女嫌肤冰，微笑曰：“今夕何夕，见此凉人！”刘曰：“子兮子兮，如此凉人何！遂相欢爱。既而曰：“婢子无耻，玷人床寝，而以妾换裤耶！必小报之！”从此无夕不至，绸缪甚殷。袖中出金钏一枚，曰：“此八仙物也。”文数日，怀绣履一双来，珠嵌金绣，工巧殊绝，且嘱刘暴扬之。刘出夸示亲宾，求观者

皆以资酒为贄，由此奇货居之。女夜来，作别语。怪问之，答云：“姊以履故恨妾，欲携家远去，隔绝我好。”刘惧，愿还之。女云：“不必。彼方以此挟妾，如还之，中其机矣。”刘问：“何不独留？”曰：“父母远去，一家十余口，俱托胡郎经纪，若不从去，恐长舌妇造黑白也。”从此不复至。逾二年，思念綦切。偶在途中，遇女郎骑款段马，老仆鞚之，摩肩过；反启障纱相窥，丰姿艳绝。顷，一少年后至，曰：“女子何人？似颇佳丽。”刘亟赞之。少年拱手笑曰：“太过奖矣！此即山荆也。”刘惶愧谢过。少年曰：“何妨。但南阳三葛，君得其龙，区区者又何足道！”刘疑其言。少年曰：“君不认窃眠卧榻者耶？”刘始悟为胡。叙僚婿之谊，嘲谑甚欢。少年曰：“岳新归，将以省覲，可同行否？”刘喜，从入紫山。山上故有邑人避乱之宅，女下马入。少间，数人出望，曰：“刘官人亦来矣。”入门谒见翁姬。又一少年先在，靴袍炫美。翁曰：“此富川丁婿。”并揖就坐。少时，酒炙纷纶，谈笑颇洽。翁曰：“今日三婿并临，司称佳集。又无他人，可唤儿辈来，作一团圉之会。”俄，姊妹俱出。翁命设坐，各傍其婿。八仙见刘，惟掩口而笑；凤仙辄与嘲弄；水仙貌少亚，而沉重温克，满座倾谈，惟把酒含笑而已。于是履舄交错，兰麝熏人，饮酒乐甚。刘视床头乐具毕备，遂取玉笛，请为翁寿。翁喜，命善者各执一艺，因而合座争取；惟丁与凤仙不取。八仙曰：“丁郎不谙可也，汝宁指屈不伸者？”因以拍板掷凤仙怀中，便串繁响。翁悦曰：“家人之乐极矣！儿辈俱能歌舞，何不各尽所长？”八仙起，捉水仙曰：“凤仙从来金玉其音，不敢相劳；我二人可歌‘洛妃’一曲。”二人歌舞方已，适婢以金盘进果，都不知其何名。翁曰：“此自真腊携来，所谓‘田婆罗’也。”因掏数枚送丁前。凤仙不悦曰：“婿岂以贫富为爱憎耶？”翁微哂不言。八仙曰：“阿爹以丁郎异县，故是客耳。若论长幼，岂独凤妹妹有拳大酸婿耶？”凤仙终不快，解华妆，以鼓拍授婢，唱“破窑”一折，声泪俱下；既阕，拂袖径去，一座为之不欢。八仙曰：“婢子忤性犹昔。”乃追之，不知所往。刘无颜，亦辞而归。至半途，见凤仙坐路旁，呼与并坐，曰：“君一丈夫，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耶？黄金屋自在书中，愿好为之。”举足云：“出门勿遽，棘刺破复履矣。所赠物，在身边否？”刘出之。女取而易之。刘乞其敝者。慨然曰：“君亦大无赖矣！凡见自己衾枕之物，亦要怀藏者？如相见爱，一物可以相赠。”旋出一镜付之曰：“欲见妾，当于书卷中觅之；不然，相见无期矣。”言已，不见。惘怅而归。视镜，则凤仙背立其中，如望去人于百步之外者。因念所嘱，谢客下帷。一日，见镜中人忽现正面，盈盈欲笑，益重爱之。无人时，辄以共对。月余，锐志渐衰，游恒忘返。归见镜影，惨然若涕；隔日再视，则背立如初矣；始悟为己之废学也。乃闭户研读，昼夜不辍；月余，则影复向外。自此验之：每有事荒废，则其容戚；数日攻苦，则其容笑。于是朝夕悬之，如对师保。如此二年，一举而捷。喜曰：“今可以对我凤仙矣！”揽镜视之，见画黛弯长，瓠犀微露，喜容可掬，宛在目前。爱极，停睇不已。忽镜中人笑曰：“‘影里情郎，画中爱宠’，今之谓矣。”惊喜四顾，则凤仙已在座右。握手问翁媪起居，曰：“妾别后，不曾归家，伏处岩穴，聊与君分苦耳。”刘赴宴郡中，女请与俱；共乘而往，人对面不相窥。既而将归，阴与刘谋，伪为娶于郡也者。女既归，始出见客，经理家政。人皆惊其美，而不知其狐也。刘属富川令门人，往谒之。遇丁，殷殷邀至其家，款礼优渥。言：“岳父母近又他徙。内人归宁，将复。当寄信往，并诣申贺。”刘初疑丁亦狐，及细审邦族，始知富川大贾子也。初，丁自别业暮归，遇水仙独步。见其美，微睨之。女请附驥以行。丁喜，载至斋，与同寝处。棖隙可人，始知为狐，女言：“郎勿见疑。妾以君诚笃，故愿托之。”丁嬖之，竟不复娶。刘归，假贵家广



宅，备客燕寝，洒扫光洁。而苦无供帐；隔夜视之，则陈设焕然矣。过数日，果有三十余人，资旗采酒礼而至，舆马缤纷，填溢阶巷。刘揖翁及丁、胡入客舍，凤仙逆姬及两姨入内寝。八仙曰：“婢子今贵，不怨冰人矣。钗履犹存否？”女搜付之，曰：“履则犹是也，而被千人看破矣。”八仙以履击背，曰：“挹汝寄于刘郎。”乃投诸火，祝曰：“新时如花开，旧时如花谢；珍重不曾着，姮娥来相借。”水仙亦代祝曰：“曾经笼玉笋，着出万人称；若使姮娥见，应怜太瘦生。”凤仙拨火曰：“夜夜上青天，一朝去所欢；留得纤纤影，遍与世人看。”遂以灰捻样中，堆作十余分，望见刘来，托以赠之，但见绣履满样，悉如故款。八仙急出，推样堕地；地上犹有一二只存者，又伏吹之，其迹始灭。次日，丁以道远，夫妇先归。八仙贪与妹戏，翁及胡屡督促之，亭午始出，与众俱去。初来，

仪从过盛，观者如市。有两寇窥见丽人，魂魄丧失，因谋劫诸途。侦其离村，尾之而去。相隔不盈一矢，马极奔，不能及。至一处，两崖夹道，舆行稍缓；追及之，持刀吼咤，人众都奔。下马启帘，则老姬坐焉。方疑误掠其母；才他顾，而兵伤右臂，顷已被缚。凝视之，崖并非崖，乃平乐城门也；舆中则李进士母，自乡中归耳。一寇后至，亦被断马足而繫之。门丁执送太守，一讯而伏。时有大盗未获，诘之，即其人也。明春，刘及第。凤仙以招祸，故悉辞内戚之贺。刘亦更不他娶。及为郎官，纳妾，生二子。

异史氏曰：“嗟乎！冷暖之态，仙凡固无殊哉！‘少不努力，老大徒伤’。惜无好胜佳人，作镜影悲笑耳。吾愿恒河沙数仙人，并遣娇女嫁人间，则贫穷海中，少苦众生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刘赤水，广西平乐人，从小很聪明，容貌很清秀。十五岁考中秀才，在府学里读书。父母很早就死了，他便游游荡荡地废弃了学业。家里没有中等人家的财产，但却生来喜好修饰，被褥床铺都很精美。一天晚上，他被人请去喝酒，忘了熄灭蜡烛就走了。斟过几遍酒，他才想起家里没有熄灯，赶紧返回来，听见卧室里有人低声悄语地说话，扒窗往里一看，看见一个年轻人拥抱一个美人，睡在他的床上。他的房子紧靠一户显贵人家废弃了的宅子，经常有很多怪异现象，心里明知他们是狐狸，也没有害怕。进屋就大声呵斥说：“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鼾睡！”两个人慌慌张张地爬起来，抱起衣服，赤身露体地逃走了。扔下一条紫色的绸裤，带子上系着一个针扎儿。他很高兴，怕被他们偷回去，就藏在被子里，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过了不一会儿，一个蓬头丫鬟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向他索讨裤子和针扎儿。他笑咪咪的索取报酬。丫鬟请求给他酒，他不答应；送给他金钱，他还是不答应。丫鬟笑笑走了。很快就又返回来说：“我家大姑说了：若把裤子还给她，送你一个好媳妇作为报酬。”他问：“送给我的媳妇是谁呢？”丫鬟说：“我家姓皮，大姑名叫八仙，和她睡在一起的，是她丈夫胡郎；二姑名叫水仙，嫁给了富川县的丁官人；三姑名叫凤仙，比两个姐姐更漂亮，自然没有不中意的。”他害怕对方失信，甘愿坐在家里等待好消息。丫鬟去了一会儿，又返回来说：“大姑让我转告你：这样的好事，怎能仓猝之间办成呢？她刚才和三姑说了，反倒遭到三姑一顿责骂；她只请求延缓几天，请你等待着，我家不是轻易应允而又没有信用的人家。”他听完就把绸裤交给了丫鬟。

过了好几天，渺无音信。一天，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他从外面回来。关上房门，刚刚坐下，两扇门忽然自己开了，两个人用被子托着一位女郎，四只手握着被子的四角，抬进他的屋里，说：“把新娘给你送来了！”笑咪咪地放到床上就走了。他来到跟着一看，凤仙酣睡未醒，还有芳香的酒气，红朴朴的脸蛋，一副娇憨的醉态，是人间少有的美人。他高兴极了，抓住凤仙的两只脚，给她脱掉了袜子，抱着她的身体，给她脱衣服。凤仙已经微微地醒过来了，睁眼看见了刘赤水，四肢却不能自主，只是怨恨地说：“八仙这个淫荡的丫头，把我出卖了！”刘赤水很亲昵地抱着她。她嫌刘赤水的皮肤太凉，笑盈盈地说：“今夕何夕，见此凉人！”刘赤水回她一句说：“子兮子兮，如此凉人何！”于是就很高心地睡在一起。完了以后说：“这个丫头太无耻，玷污了人家的床铺，却拿我换回她的裤子！我一定要对她进行一点报复！”

从此以后，她没有一夜不来的，缠缠绵绵，情义很深厚。一天晚上。她从袖子里拿出一枚金手镯，说：“这是八仙的东西。”又过了几天，揣来一双绣花鞋，嵌着珠子，绣着金线，手工很巧，绣得很精，并且嘱咐刘赤水，要把绣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给她宣扬出去。刘赤水就拿出绣花鞋，向亲戚朋友夸耀，看绣花鞋的人，都要请他喝酒才能看到，他因此就把绣花鞋当做可居的奇货。

一天晚上，凤仙来了，向他告别。他奇怪地问她为什么要告别，她说：“姐姐因为绣鞋的缘故，心里恼恨我，想要携家带口搬到远处去，以断绝我们的恩爱。”他一听就害怕了，愿把绣鞋还给八仙。凤仙说：“不必还给她。她正拿着绣鞋的事对我进行要挟，如果还给她，就中了她的诡计了。”他问凤仙：“你为什么一个人留在这里呢？”凤仙说：“父母搬到远处去，一家十几口人，全靠胡郎料理，我若不跟去，恐怕多嘴多舌的女人又要编造瞎话，颠倒黑白了。”从此以后，她就再也没来。

过了二年，他想念凤仙很急切。偶然走在路上，遇见一位女郎，骑着一匹慢行的马，一个年老的仆人给拉着缰绳，擦肩而过；女郎回头拉开面纱，他偷看一眼，女郎的风采容貌很漂亮。不一会儿，从后面来了一个年轻人，刘赤水问：“前面的女子是谁？似乎长得很美。”他一次又一次地称赞她很漂亮。年轻人向他一拱手，笑笑说：“你太过奖了！她就是我的妻子。”他一听这话，感到惶恐不安，就很惭愧地道歉。年轻人说：“没有什么关系。南阳诸葛三兄弟，你得了最好的一条龙，我只得到区区的一只虎，哪值得一提呢！”他怀疑这话有一定的含义。年轻人说：“你不认识偷偷睡在你的床上的人了吗？”他这才醒悟，年轻人就是胡郎。于是就叙述连襟的情谊，互相嘲笑！互相戏谑，说得很畅快。年轻人说：“岳父新近才回来，我要前去探望，可以同行吗？”他很高兴，就跟着胡郎进了紫山。

山上原有一所本县人从前躲避战乱的房子，女郎下马就进了宅子。过了不一会儿，有好几个人出来看望，说：“刘官人也来了。”他进门拜见了岳父岳母。还有一位年轻人先来了，美丽的靴袍光彩夺目。岳父给他介绍说：“这是富川县丁家的女婿。”大家互相作个揖，就坐下了。不久，乱纷纷地摆上很多酒菜，谈谈笑笑，很是融洽。岳父说：“今天三个女婿都来了，可以称为佳会。又没有外人，可以把女儿们叫出来，作一次团聚的盛会。”不一会儿，姐妹三个都出来了。老头儿叫人给她们设了座位，她们各挨各的女婿坐下了。八仙见到刘赤水，只是掩着口，微微地笑着；凤仙总是和她开玩笑；水仙的容貌稍微次一点，但是神情庄重，酒后能够保持温恭的态度，满座都在倾谈，她只是把着酒杯，脸上含着微笑而已。于是，男鞋女鞋在桌下交错在一起，兰麝的幽香熏人肺腑，喝酒喝得很欢乐。刘赤水看见床头上的乐器无所不有，就拿起一支玉笛，请求给岳父祝寿。老头儿一听就高兴了，叫儿女们每人都拿起一把自己善长的，因而满座的人都争着去拿乐器；只有姓丁的女婿和凤仙没有拿。八仙说：“丁郎对乐器不熟练是可以的；你难道屈着的指头伸不开吗？”说完就把拍板扔到凤仙的怀里。各种各样的乐器一起响了起来。老头儿很愉快地说：“一家人的欢乐，应该乐到极点！儿女们都是能歌善舞的，为什么不各尽自己的所长呢？”八仙站起来，拉着水仙说：“凤仙的声音从来就是贵重的，不敢劳动她；我二人可以唱一段‘洛妃’。”两个人的歌舞刚刚结束，恰好赶上丫鬟用金盘端进来一盘子水果，谁也不知那种水果叫什么名字。老头儿说：“这是从真腊国带回来的，所谓‘田婆罗’，就是这种水果。”说完就捧起几枚，送到了丁郎的面前。凤仙不高兴地说：“对女婿的爱憎，难道是以贫富来决定的吗？”老头儿只是微笑不说话。八仙说：“爸爸认为丁郎是外县人，所以把他当成客人。若是论起大小，难道惟独凤妹妹有个拳头大的寒酸女婿吗？”凤仙始终不愉快，脱掉华丽的装束，把鼓板交给丫鬟，唱了《吕蒙正风雪破窑记》里的一折，唱得声泪俱下；唱完以后，一甩袖子就出去了。全座的人都被她搞得很不高兴。八仙说：“这个丫头，任性的脾气还和从前一样。”说完就追了出去，却不知凤仙跑到哪里去了。

刘赤水没有脸面坐下去，也告辞往回走。走到半路上，看见凤仙坐在道旁，招呼他，和他膀靠膀地坐在一起。说：“你也是个男子汉，不能给老婆吐口气吗？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希望你好好学习。”又抬起两只脚说：“出门匆匆忙忙的，荆棘把两层鞋帮都刺破了。从前送给你的绣鞋，带在身上没有？”他就把绣鞋拿了出来。凤仙拿去，把旧鞋换了下来。他要求揣起那双破旧的鞋子。凤仙笑着说：“你也太无赖了！几时见过自己被里枕下的东西，也要揣在怀里藏起来的？你如果爱我，有一件东西可以送给你。”马上就拿出一面镜子，交给他说：“你想要见到我，得到书本里去寻找；不然的话，相见就遥遥无期了。”话音一落，马上就无影无踪了。

刘赤水心情惆怅地回到家里。看看镜子，只见凤仙背立在镜子里，望去就像站在离人百步之外的地方。因为想到凤仙的嘱咐，他就杜门谢客，放下帐子读书。一天，看见镜子里的凤仙忽然现出了正面，秋水盈盈，满脸欲笑的样子，就越发敬重她，喜爱她。屋里没有人的时候，就和镜中人面面对。相对了一个多月，读书的锐气逐渐衰退了，出去游玩，经常忘了回家。回来看看镜子里的身影，面色凄惨，像要流泪的样子；隔一天再看看，像当初一样，又背脸站在镜子里：这才醒悟，是因为自己废弃学业了。于是就关上房门，昼夜不停地刻苦读书；读了一个多月，凤仙的身影才又现出正面。从此以后很灵验：每当有事荒废学业的时候，镜子里的凤仙就满面愁容；一连苦读几天书，凤仙就满脸笑容。于是天天都把镜子挂在面前，

如同对待严厉的师父。

这样苦读了二年，一举考中了举人，便很高兴地说：“现在可以对得起我的凤仙了！”捧起镜子一看，看见凤仙画着弯弯的长长的蛾眉，微微地露着雪白的牙齿，笑容可掬，仿佛就在眼前。他喜爱极了，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她。镜子里的凤仙忽然笑着说：“‘镜里的情郎，画中的爱宠’，说的就是你我的今天哪。”他又惊又喜，四下一看，凤仙已经站在座位的旁边了。他握住她的手，询问岳父岳母的起居。凤仙说：“我和你离别以后，从没回过家，卧在一处岩穴里，聊以和你分担忧苦而已。”

刘赤水到府里参加宴会的时候，凤仙请求和他一起去；两个人骑着一匹马来到府里，人们对面看不见她。赴宴以后，快要回来的时候，她背后和刘赤水想出一个办法，假装是从府里娶来的妻子，领着往回走。到家以后，她才出来拜见客人，料理家务。人们都惊讶她的美丽，却不知她是狐狸。

刘赤水是富川县县令的学生，到富川去进见老师，半路上遇见了丁郎。丁郎十分恳切地把他请到家里，很优厚地款待他，说：“岳父岳母近来又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我的妻子回娘家去看望父母，最近就要回来。我该派人送个信，一齐到你家里去贺喜。”他起初怀疑丁郎也是狐狸，及至详细问清了家族门第，才知道他是富川县一个大商人的儿子。早些年，有一天傍晚，丁郎从别墅回家的路上，遇见水仙独自赶路，他看水仙很漂亮，就微微地斜着眼睛看她。水仙要求附在他的马上赶路。他很高兴，就同骑回到书房里，和她睡在一起。她可以在窗缝上出出进进，才知是个狐狸。水仙说：“郎君不要怀疑我。我是因为你忠诚朴实，所以愿意托靠我的终身。”丁郎很爱她，竟然没有再娶妻子。

刘赤水回家以后，向富贵人家借了一所大宅子，准备作为客人宴饮休息的地方，洒扫得干干净净的。但苦于没有陈设的东西；过了一夜，前去一看，屋里的陈设却焕然一新了。过了几天，果然有三十多人，前来赠送彩旗礼酒，车马纷纷攘攘，填满了院庭和小巷。刘赤水把岳父、丁郎和胡郎让进客厅；凤仙把母亲和两个姐姐迎进内室。八仙说：“死丫头，现在富贵了，不怨恨媒人了。我的金镯和绣鞋还保存着吗？”凤仙便搜出来交给她说：“鞋虽然还是那双鞋，但是已被千人看破了。”八仙用鞋底拍击她的脊背说：“打在你的身上，寄托我对刘郎的怨恨。”打完就扔进火里，祷告说：“新时如花开，旧时如花谢；珍重不曾着，姮娥来相借。”水仙也替她祷告说：“曾经筍玉笋，着出万人称；若使姮娥见，应怜太瘦生。”凤仙拨着火说：“夜夜上青天，一朝去所欢；留得纤纤影，遍与世人看。”说完，捏起鞋灰放在盘子里，堆成十几分儿，望见刘赤水来了，托起盘子送给了丈夫，只见满盘子都是绣鞋，样式都和过去的一样。八仙急忙撵出来，推了一把，盘子掉在地上；地上还剩了一两只，又趴下吹了几口，才消灭了绣鞋的形迹。第二天，丁郎因为路远，夫妻首先回去了。八仙恋着和妹妹玩耍，岳父和胡郎一次又一次地督促她，直到晌午才出来，和大家一起回去了。

她们刚来的时候，送礼的队伍过于盛大，看热闹的人群好像闹市。有两个强盗看见了美人，神魂颠倒，就想拦路抢劫。侦察她们离开了村子，就跟在后面追赶。相隔没有一箭地，极力策马追赶，追也追不上。追到一个地方，两壁悬崖夹着一条道路，轿子稍微慢了一点；强盗追上了，手持钢刀一声喊喝，人们扔下轿子都跑了。强盗下马掀开轿帘一看，轿子里坐着一个老太太。正在怀疑错抢了美人的母亲；刚往别处看着，就被兵器砍伤了右臂，顷刻之间，已被捆上了。仔细一看，两旁的石壁并不悬崖，而是平乐县县城的城门；轿子里老太太是李进士的母亲从乡下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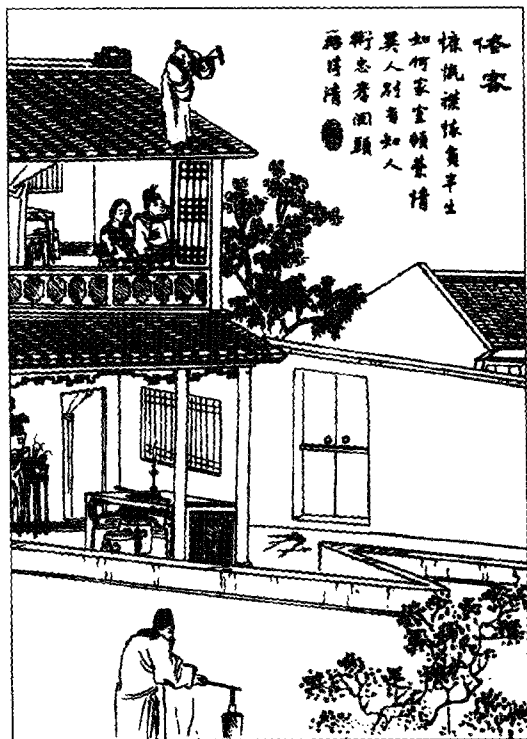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个强盗从后面赶来，也被砍断马腿捆上了。守门的兵丁押着他们送进太守衙门，审了一次就招认伏罪。当时有两个大盗没有抓到，当堂一问，就是这两个人。

第二年春天，刘赤水考中了进士。凤仙害怕招灾惹祸，所以内亲的祝贺统统谢绝了。他也再没有另外娶妻。等做了部里的郎官，才娶了小老婆，生了两个儿子。

异史氏说：“唉，世态的炎凉，仙境和人间原来是没有差别的！‘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悲伤’。可惜没有好胜的佳人，在镜子里作悲容笑脸罢了。我希望像恒河沙粒那么多的仙人，都把自己的娇女嫁到人间，那么在贫困的苦海里，就很少再有苦难的众生了。”

佟客

董生，徐州人。好击剑，每慷慨自负。偶于途中遇一客，跨蹇同行。与之语，谈吐豪迈。诘其姓字，云：“辽阳佟姓。问：“何往？”曰：“余出门二十年，适自海外归耳。”董曰：“君遨游四海，阅人綦多，曾见异人否？”佟曰：“异人何等？”董乃自述所好，恨不得异人之传。佟曰：“异人何地无之，要必忠臣孝子，始得传其术也。”董又毅然自许；即出佩剑，弹之而歌；又斫路侧小树，以矜其利。佟掀髯微笑，因便借观。董授之。展玩一过，曰：“此甲铁所铸，为汗臭所蒸，最为下品。仆虽未闻剑术，然有一剑，颇可用。”遂于衣底出短刃尺许，以削董剑，脆如瓜瓠，应手斜断，如马蹄。董骇极，亦请过手，再三拂拭而后返之。邀佟至家，坚留信宿。叩以剑法，谢不知。董按膝雄谈，惟敬听而已。更既深，忽闻隔院纷拿。隔院为生父居，心惊疑。近壁凝听，但闻人作怒声曰：“教汝子速出即刑，便赦汝！”少顷，似加撈掠，呻吟不绝者，真其父也。生捉戈欲往。佟止之曰：“此去恐无生理，宜审万全。”生皇然请教。佟曰：“盗坐名相索，必将甘心焉。君无他骨肉，宜嘱后事于妻子；我启户，为君警厮仆。”生诺，入告其妻。妻牵衣泣。生壮念顿消，遂共登楼上，寻弓觅矢，以备盗攻。仓皇未已，闻佟在楼檐上笑曰：“贼幸去矣。”烛之已杳。逡巡出，则见翁赴邻饮，笼烛方归；惟庭前多编菅遗灰焉。乃知佟异人也。



异史氏曰：“忠孝，人之血性；古来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，其初岂遂无提戈壮往时哉，要皆一转念误之耳。昔解缙与方孝孺相约以死，而卒食其言；安知矢约归后，不听床头人鸣泣哉？邑有快快某，每数日不归，妻遂与里中无赖通。一日归，值少年自房中出，大疑，苦诘妻。妻不服。